

小说连载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陈达吉抬头看了一眼哀伤中的翁姆，就在看那一眼时，他改变了主意，手中的枪收了回来，脸上的仇恨也消失了。他朝满脸愤恨的洛热笑了笑，拍拍他的背，说：“我看算了吧。我不想女人插在我们男人的中间。我们还都是干部，社员们都会来看我们的笑话的。”

洛热也收回了刀，他嘴里仍旧不甘示弱，说：“卓嘎对我说过，你喝酒后就打她，朝死里打。她恨你，说你不配做她的男人。”

陈达吉厌恶地看一眼跪在泥浆中的卓嘎，哈哈笑了。周围人都觉得奇怪，这个时候他还笑得那么开心。他对洛热说：“你想要她就拿去吧，我要回去了。区里上午要开基干民兵会，你可是亚麻书的民兵营长啊。”

他骑上了马，看也不看自己的女人。洛热扶起了卓嘎，她便搂着洛热痛哭起来。洛热劝她说，她还是回去吧，家中两个幼小的孩子需要她，可能让这个黑了心肠的男人打坏了。

卓嘎骑上洛热的白马，依依不舍地走了。这场差点血肉横飞的厮杀便结束了。可雨还没停，越下越大，粗壮的雨柱在地上撞着，水花飞溅，似乎要把松软的大地砸一个深坑。围观的人早已散了，只有翁姆拉着哥哥的手，说着安慰他的话。

洛热让雨水冲刷过的脸看起来很平静，可他觉得，此事不会完。

就在当天晚上，洛热病倒了，发着高烧，说了一晚上的胡话。那场淋透衣袍的雨水和寒气，逼进了他愤怒的心脏，人肯定会被病魔击倒的。

第二天，陈达吉来到洛热家，穿一件漂亮极了的藏袍，鼻梁上架一副墨镜。他一进洛热的家，便从袍里掏出一个红布包，两个玉手镯。他把东西放在桌上，对曲珍阿意说：“我是来陪礼的。我昨天是喝醉了酒，人疯了，真不该同洛热兄弟仇人一样对抗。”

曲珍阿意脸是阴的，看也没看他放在桌上的东西，说：“洛热病了，昨天回来就病了。”

陈达吉吸了一口气，来到卡垫旁，看着洛热青黑的脸，手靠着他的额头，又收回来，说：“好烫手呀。你们怎么不送医院？”

曲珍阿意说：“没事的。刚吃了土登曼巴的药，没事的。”

陈达吉坐下来，说：“烦恼火了，就很难医治了呀。”

这句话好像伤了曲珍阿意的心，她皱了皱眉头，没说什么。

陈达吉说：“我这次来，就是想说的话给洛热兄弟听。卓嘎我不要了，我马上就扯离婚证。她喜欢洛热就让她喜欢吧，自家兄弟还与他争争夺夺，像什么话！”

曲珍阿意给他碗里添了些热茶。洛热躺在卡垫上动了动，他可能听见了。

陈达吉的眼睛在屋内四处搜寻，他有些失望地说：“翁姆没回来？”

曲珍阿意的脸皱了皱，什么也没说。

陈达吉喝干了碗里的茶，曲珍阿意也没给他添茶了。陈达吉说：“洛热病好后，告诉他，区里推荐他去县里开先进基层干部会。”

他站起来，又朝屋子四周看了看，有些失望地说：“我就告辞了。”他走后，曲珍阿意的脸更阴沉了。

洛热病好后，上嘴唇肿了一个包，不大，比一粒青稞籽还小，有点痒，像被蚊子叮咬过，他也不在意。卓嘎天天都来，对他说陈达吉已同意离婚，手续办妥后就搬来和他一起住。

陈达吉却带来了话，要洛热的妹妹翁姆同意嫁给他，才办离婚手续，洛热愤怒得人都要爆炸了，骑马赶到区上，当着区委书记充翁的面，痛骂这个无赖。陈达吉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家已收了我的定婚礼，就是答应了你的请求。如果退婚，便是对我的羞辱。”

洛热问曲珍阿意有无此事，曲珍阿意拿出了陈达吉送来的手镯，放在桌上，一句话不说。

洛热气红了脸，抓起手镯狠狠摔在地上，手镯在软软的地上弹了弹，滚进屋角，转了个圈，碎成了两半。

就在那天，他的嘴唇上的那颗肿块长大了，通红一块，有拳头那么大。他整个脸都让肿块拉扯得歪斜了。开始，他让病藏医上点消炎的药，没什么效果。又去县医院医治，还是没效。后来肿块变黑变硬，一发着就痛得脑袋麻木。洛热去了省城的大医院，一检查，是要命的癌症。

他回来了，戴着口罩。他再也不想见卓嘎了，他说他一人痛苦就行了，不想再伤害另一个人。卓嘎离了婚，带着孩子回到了热科牧场的娘家。

我和苗二都觉得奇怪，今天这个悲伤的日子她是怎么知道的，热科草原离这里很远，要骑两天的马呀！人们相信，洛热病重时，她就搬到了这里附近，她想亲自给洛热送葬。

又一群鸦雀呱呱吵闹着，飞到了那棵苍老的杨树上。乌鸦是很有灵性的生物。每次有丧事时，它们都会成群大群的出现，用哀伤的声音向这个平静的世界宣告着什么。

只有独坐在霜雾打湿的青裸地边的泽仁卓嘎，无视这满世界的喧闹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她的身子似乎同这肥沃的土地连为了一体，远远的很难分辨出人与泥土的颜色。只有阳光初照时，她顶在头上的红头巾，在灰蒙蒙的雾气中特别地刺眼。

我想，太阳天天都从同一个方向升起，在她心中最温暖的还是昨天的太阳。

(未完待续)

藏蕤芭茅草

◎杨力

老家所在的老牛坡，是一处海拔上千米的莽莽山坡地。这儿草木茂盛，但主要的植物就是一种——芭茅草。老牛坡缺水，乔木难以生长，这倒便宜了芭茅草，它们不择地方，平坝河谷，山野坡地，只要有土壤就能生长，而且生命力强劲，四处开疆拓土，葳蕤茂盛，气势撩人，成为一道道风景。

老牛坡上的芭茅草虽不让人待见，却是山野百姓手中一种爱不得又离不得的生计之物。从祖辈开始，这儿的先民就学会就地取材，除了可作为喂牛的青饲料，还可用芭茅杆和芭茅叶编织蜻蜓、小鸟、野鸡等小动物，也编织筐篮、扫帚等生活用品。这些编织品除了自用，也可以挑到市场上换钱，换成油盐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。不过大多编织物既不精美也不耐用，市场上卖不起价，去一次最近的镇子要走20里山路，往返一次就是一天。这样的境况，让很多人畏惧。

我的么爸却是个例外。每年入冬，平坝寒风凛冽，草木凋零，宛若一个缺少生机的世界。但老牛坡不同，此时的老牛坡才仿佛苏醒，在一丛丛碧绿青翠的芭茅草顶端，漫山的芭茅草花穗渐次盛开，从秋天的点点粉红，渐渐演化成冬天的满目银白，山风吹过，层层银浪翻滚，此时的老牛坡，野鸡在花穗尖欢腾挪移，野兔在草根处惬意追逐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么爸眼中一幅幅绚烂多姿的画卷。

隆冬时节，雪花飞舞，大地银妆素裹，闲不住的大人开始挨着火炉用采制好的芭茅草做编织，而小儿们则伺机在雪地上找乐子。一帮半大的孩子，每人手中一根自制的芭茅草红樱枪，无师自通地演习“地道战”，这儿的“地道”就是一丛丛掩映在雪地里的芭茅草。

在芭茅草中穿梭，代表着山民与芭茅草的亲近，但少不更事的孩子，却不知道任何亲近也要保持距离。“自在闲身技似戟，悠然野性叶如刀”，说的是芭茅草叶片具有攻击性，它的锯齿状叶片锋利如镰，稍不注意也会伤人。么爸为此没少挨屁股，他有一次穿着爷爷用汗水钱换来的新衣裳去钻芭茅草，弄得全身“挂彩”，伤了小身板不说，还挨了一顿狠揍。但好了伤疤忘了痛，么爸依然年复一年去钻芭茅丛。

么爸也有伤心的时候。有时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一些山民会放火烧山，把四处乱窜的芭茅草一把火烧尽。烧山后的荒地改种土豆红薯，但缺水的山地换不来好收成，反倒留下一处处黑糊糊的疤痕。没有了芭茅草的掩护，野兔无踪野鸡消逝，这极大地打击了孩子们的玩性。

成年后么爸守着穷山坡，找媳妇成了伤脑筋的事，谁也不想嫁到山上来。爷爷特别操心，就托嫁到山下的姑姑留心。恰好姑姑家的公公生了一样病，那就是尿结石，痛得死去活来，找郎中抓了几副药不见效。姑姑连忙托人给爷爷带话，问爷爷有没有办法，爷爷就让么爸下山走一趟。

么爸带着爷爷的嘱托，去了山下姑姑家，就地取用芭茅的叶和茎煎水，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，让姑姑的公公大碗服下，几天

后顺利排出了结石，所有的疼痛须臾解除。

么爸的手艺解了老人的疾，也悄悄打动了一个人，那就是姑姑家的小姑子。这小姑子生得俊秀，但有个毛病，就是动辙流鼻血，在家里也没少让父母操心，现在见到了么爸的手艺，自然春心萌动，被姑姑稍一撮合，事情就成了。

让别人家的小姑子变成我们家的么婢，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。么爸第一次带准么婢去老牛坡上，弱不禁风的准么婢差点没走断气，而且爱流鼻血的毛病也来帮倒忙。么爸身体结实，他信手从路边采来芭茅草，用石头捣烂塞进鼻孔止血，然后把准么婢背在肩上。十里大山，高耸入云，背上的人看着都累，背的人却步履轻捷。浑身的爱，让么爸有使不完的劲。

回到坡上的么爸，用舍不得吃的鸡，和山珍一样的沙参一起煨汤，用来给准么婢调补身子。准么婢一边喝汤一边和么爸设计未来，一直守着穷山肯定不是办法，芭茅草花穗再美，也要解决温饱，山外的世界早已变了，应该出去闯闯。么爸望着满山遍野的芭茅草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么爸用了20年时间在外闯荡，从一个小公司的小学徒做起，到后来成立自己的公司，一步步做大做强。这期间，他跌倒过，从高处的竹梯上跌下；也受过伤，不慎被漏电击伤；更失意过，因为创业的低谷……但所有一切磨难，么爸都挺过来了，而自始至终支持他的，就是无怨无悔的么婢。

么爸在省城落了根，公司越做越大，但心中一直有件事放不下，那就是老家的老牛坡。在心里，老牛坡才是么爸真正的根，那儿不仅有野鸡野兔，有望不到头的芭茅草花穗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，养育了世世代代老牛坡人的老牛坡，不应该一直抱贫守旧，它早应该在时代的洪流中旧貌新颜。

么爸腾出部分精力，和么婢回到了老牛坡。“纵使焚烧茎叶尽，明春依旧吐新芽”。脚下的故土，并没有因为曾经的一把火而怨怼故人，贫瘠的山地更没有阻止芭茅草漫山遍野的奉献，振翅的野鸡和警觉的野兔依然在这儿当家作主，望着满山的芭茅草和银浪翻滚的花穗，么爸一拍脑袋惊呼，这才是这个时代给后人留下的大笔财富啊。

么爸整合了全部坡地，搭乘乡村振兴的快车，在当地政府支持下，修了从山下到山上的水泥路。又引来山地越野俱乐部，组织各级别的山地越野赛。有计划地栽种杜仲、葛根、沙参，让山货变成了抢手的土特产。一批又一批游客慕名而来，为的就是一览原生态保护下的芭茅草，拍照打卡，在芭茅草花穗和雪地共同构成的银色世界中打雪仗回归童年。农旅融合，成为了老牛坡最好的财富；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，成为了老牛坡人最大的底气。

如今的么爸，最骄傲的事情，就是牵着再也不流鼻血么婢的手，一起徜徉在亲密无间的芭茅草中，把身心放松，让爱与快乐在花穗中弹奏飞跃。

煤油灯

◎张培亮

煤油灯，一盏陈旧的灯火，疏影横斜，伴随着我的童年，照亮了那些贫穷而温馨的日子。

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，那时的乡村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村中各家各户的煤油灯便相继亮起，星星点点，与天上的繁星遥相呼应。那微弱的灯光，时明时暗，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起伏与变迁。家中那盏煤油灯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，它无疑成了生活的奢侈品。的确，那盏煤油灯给家中带来了光明，也带来了希望。

煤油灯相伴的日子，是短暂而又漫长的。每天晚上，我总会在那柔和的灯光下读书、写作业。那灯下，有我苦读的影子；那灯下，有我与妹妹嬉戏的身影；那灯下，有我香甜可口的饭菜。那微黄的灯光，仿佛在记录着那段美好的时光。

后来，家家户户都通了电，亮度更强、使用更便捷的电灯泡，逐渐代替了煤油灯。煤油灯便被尘封了起来，就算遇到停电的时候，也都拿蜡烛代替煤油灯。有一年的冬天，家中线路断了，而蜡烛也都用完了，这个时候，煤油灯又成了家中的唯一光源。那天晚上，我趴在桌子上，看着那盏煤油灯，听着窗外的呼呼的北风声，心中充满了温暖与感激。那盏煤油灯，不仅给家中带来了光明，更

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浓浓的亲情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，煤油灯彻底被电灯、节能灯所取代。如今的我，已不再使用煤油灯。但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总会在心中燃起一盏煤油灯，那微弱的灯光，时明时暗，挑动着我心里深处的那段美好回忆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我们都在不断前行，不断成长。但我时刻都记着：无论生活如何变迁，无论我们如何成长，心中那份对过往的感激与留恋永远不会改变。因为那盏煤油灯，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。如今的我，已不再年轻，但那份对煤油灯的情感却永远不会改变。因为那盏煤油灯，代表了一个时代，代表了一个家庭，更代表了一个人的成长与变迁，是我心中永远的知足与得意。

或许在孩子们的眼中，煤油灯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物件。但在我们心中，它却有着无穷的价值。因为那盏煤油灯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与变迁；它陪伴我们走过了那段贫穷而温馨的日子；它更让我们明白：生活中总会有光明与黑暗相伴而行，但只要我们拥有一颗知足的心、一个感恩的心态，那么，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将会变得光明、美好而值得珍惜。

扫一扫
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